

众人托举的丰碑

——大湖抗日英雄纪念塔背后的守望与传承

本报记者 谢星星 谭湘竹

272。

这是登上大湖抗日英雄纪念塔的石阶数,也是在大湖战役中牺牲的抗日将士人数。

“如不获胜,无颜见福建父老,无颜见先烈于地下!”每次爬上这272级石阶,74岁的闽侯县大湖乡村民陈扬乾为来访者讲述大湖战役的往事时,总会先念出这句震彻人心的誓师词。84年前,正是带着这样的信念,272名抗日将士在大湖浴血拼杀,把侵略者挡在了福建腹地之外。

英雄用生命兑现了对人民的承诺,人民以深情守护英雄。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一遍遍跟着陈扬乾的脚步登上石阶,聆听丰碑背后众人托举的故事:从当年将士们托举民族希望,到后来乡亲们众筹修塔墓,再到如今一代代人传承红色记忆,这份守望已跨越80多年,仍在继续。

许给人民的承诺

英雄不是天生的,是在至暗时刻,依然选择坚守光明的人。这种选择,在任何时代都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1941年4月,福州沦陷。危急关头,一个由团长李良荣、副团长郭志雄率领的装备团,做出了主动清战的选择。

在誓师大会上,郭志雄率全团官兵立下了“如不获胜,无颜见福建父老,无颜见先烈于地下”的誓言。当年5月,装备团沿闽江东下来了大湖。

大湖四面环山,这个山间小盆地是日军棋盘上重要的一颗棋子,日军派出号称“王牌皇军”之一的“晋町部队”。在大湖秦洋村,李良荣派出的尖兵连与由大湖白沙登陆的日军300多人正面交锋,大湖战役随即打响。

战斗一直打到黄昏,尖兵连誓死抵抗,日军寸步难进。而要阻止日寇北上,就要抢占大湖最高的山——寨上关。“尖兵连的顽强抵抗为装备团赢得了时间。郭志雄亲率一支事先挑选、会讲福州话的20多名战士组成的敢死队,以农民打扮佯装下田,迅速占领了寨上关。”陈扬乾说。

在夺取附近的双髻山时,日军的重机枪突然嘶吼,子弹穿透郭志雄的胸膛,35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那片浸染热血的土地上。

据称,郭志雄牺牲前仍高呼“前进!前进!”装备团官兵高呼“为副团长报仇!”随后



修缮后的大湖抗日英雄纪念塔包括大湖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和底座等附属设施。图为华裔青少年在纪念塔前深深鞠躬。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

冒着敌人的炮火向山顶冲去,杀得日军无力抵抗,最终取得了大湖战役的胜利。这是福建抗战史上最大的一次胜仗,也是一次以弱胜强的战斗。

郭志雄的双手最后没能握住胜利的旗帜,却攥住了民族危亡时的一丝希望。后来,寨上关更名叫“志雄关”,272名牺牲的将士合葬大湖。1943年,大湖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立了起来,这是英雄用热血托举的起点。

守护英烈的丰碑

岁月与动荡也曾让丰碑蒙尘。

20世纪70年代,大湖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惨遭破坏。直到1999年,纪念塔按原貌重获修缮。时任闽侯县委宣传部部长唐长春见证了纪念塔的“重生”。

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个雨天,唐长春踩着泥水路到大湖乡调研。路过乡政府食堂时,他瞥见水沟里泡着块大石碑,青苔裹着

石面。“这是啥?”他四处询问后,得知这竟然是大湖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的碎碑。

摸着石碑上的裂痕,唐长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得把塔重新立起来。”回到县里,他立即就重修纪念塔一事向县委作专题汇报。当时闽侯县财政困难,最后决定向社会集资。

“这是众志成城的力量。”唐长春告诉记者,闽侯县委宣传部、县委文明办等多家单位联合发出捐款倡议书,当时在工厂、机关、学校、企业工作的人们积极响应,仅仅几天就收到数万元捐款。“后来,闽侯县里财政好转,立刻投入一大笔经费用于纪念塔后续修缮。”回忆往事,唐长春甚感欣慰。

1999年3月2日,近千名团员、青年聚集在大湖,为修复后的纪念塔植树培土。新栽的树苗在春风里挺立,像一群守护英烈的哨兵。当新的纪念塔在原址立起,唐长春摸着塔基的青石,红了眼眶。“这不是石头塔,是无数双手,从水沟里、从记忆里,一点点捧起

来的希望。”唐长春说。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最动人的篇章。大湖乡相关负责人说,2005年以来,大湖乡多方筹措资金对纪念塔进行改造完善,松动的石阶、护栏及受损的塔台地面等都被修缮一新。

精神传承的力量

“我经常会问自己,如果我是他们这个年龄,我会怎么做?能不能做到像他们这样?”陈扬乾已经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义务讲解,无数次面对英烈,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讲好他们的故事,让更多人去延续他们的精神。

每次来到纪念塔前,陈扬乾总是先绕着塔走一圈,把碑上的灰尘擦干净,再整理好旁边的花束。这是他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从文化站站长到义务讲解员,他的手一直为英雄“拂尘”。

最让陈扬乾难以忘怀的是2006年9

月。9月18日,来访的是新加坡归侨林大章先生,这是他第一次重返自己曾经浴血奋战的地方。林大章先生看着修缮一新的纪念塔及保存完好的战壕等战役遗迹,感慨万千,用他的话说是“圆了一个梦”。陈扬乾还记得,那天林大章动情地说:“希望大家珍惜得来不易的日子,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生活!”

特殊的时间节点,总能唤起深沉的民族记忆。今年更是有许多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前来祭扫。他们中,有朝气蓬勃的学生,有拖家带口的市民,也有远道而来的侨胞。

今年7月5日,40名华裔青少年在纪念塔前深深鞠躬,他们驻足、聆听、沉思……“以前总觉得抗战历史离我们很遥远,来到这里实地了解祖辈的战斗故事,让我们更加懂得了什么是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少年杨恩颂说。

走在大湖乡,几乎人人能讲当年的革命故事。跟他们聊天,不经意间就能听到那些热血的故事:“当地村民刘孝蒙、刘孝城等人主动当向导,在黑夜中为部队引路……”

“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中华醒狮,威震东瀛,昭昭日月,壮我山河……”在闽侯县大湖中心小学的音乐教室里,孩子们合唱的校歌《仰望》,正是为80多年前大湖抗日阵亡将士而作。

“你们要铭记抗日英雄,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抗日英雄的故事不仅在课本里,也在咱们身边……”9月1日开学前,大湖乡中心小学的孩子们来到大湖抗日英雄纪念塔前,陈扬乾分享了这段英勇悲壮的抗战故事,激励同学们传承英雄之志,铭记历史、奋发图强,争做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从峥嵘岁月走来,这座精神长城屹立不倒。1996年11月,纪念塔被中共福州市委、福州市人民政府列为“福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湖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并颁发铜牌;2000年,闽侯县委、县政府对纪念塔进一步修缮;2005年,纪念塔被福建省华侨联合会定为“福建省侨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今天的大湖乡,村庄宁静而美好。来这里寻访、参观的人很多。人们爬上272级石阶,听着陈扬乾的讲解声在山间回荡。这座由英烈用生命奠基、百姓用真心守护、后人用行动传承的丰碑,正是无数双手共同托举的精神火炬。

【闽都新谭】



抗战中的船政人

欧阳进权



船政后裔等在城头镇胪峰陈氏祠堂收看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盛况直播。陈景好摄



扫码查看
更多信息

胪雷村内,白发苍苍的船政后裔们凝视着大屏直播画面里呼啸而过的舰载机梯队,眼角泛起泪光。

9月3日上午,北京天安门广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距离约2000公里的福州仓山区城门镇胪峰陈氏祠堂内,50多名船政海军后裔、抗战海军后裔齐聚一堂。

他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包括沈葆楨第六代孙女沈园、黄钟瑛嫡孙黄汉骅、萨镇冰后人萨方红、陈绍宽堂侄儿陈长极等。祠堂墙上悬挂着陈绍宽等海军名将的肖像,他们目光如炬,见证着八十多年来中国海军的变化。

悲壮:

海军将士的不屈抗争

闽江南岸的胪雷村,是民国海军部部长陈绍宽出生地。抗战胜利后,他拒绝率海军参加内战,愤而辞职。新中国成立后,陈绍宽复出,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务。

3日,后裔们来到陈氏祠堂,交谈中思绪飘向百年前向海图强的历史。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请朝廷批准,选址闽江北岸的马尾创办船政。建船厂、造兵舰、制飞机、办学堂,引人才、兴海军等一系列“富国强兵”壮举就此展开。

“海军要作出自己的贡献,流尽最后一滴血。”祠堂内,陈长极道出大伯当年的誓言。

二战前,中国海军力量只有日本的二十分之一,敌强我弱,陈绍宽破釜沉舟,下令沉船封锁江阴、闽江口等地,延缓日军进攻速度。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国家一级文物“通济”舰舵轮静静陈列,诉说着这段悲壮的历史。

“通济”舰被福州籍海军学子称为“济伯”,其舵轮1894年建造,88年前随舰沉江,新中国成立后才打捞上来。1937年8月12日清晨,陈绍宽与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注视着细雨蒙蒙的江面,“通济”等12艘军舰挂着海军军旗,与满载石子的185艘民用船,被打开海底门沉入长江,构筑阻塞线。那一刻,海军官兵的泪水与江水交融。

阻塞线使日军溯江作战计划受阻,在战略上支持了全国持久抗战。与胪雷村一江之隔的马尾区档案馆,正在举办一场展览,一张1939年闽江口阻塞线示意图,再现烽火连天的岁月。福州沦陷后,海军马尾要港司令李世甲率海军陆战队第二旅第四团在周边与日军周旋,继续守护福州。

“舰虽亡,旗犹在。舰船损失殆尽,无力补充新舰,中国海军没有轻言退缩,沉船前将

船上大炮拆下来,驻守沿江一个个阵地。”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悦说,淞沪会战中,有一支不为人知的海军部队坚守到最后,那就是由八闽子弟组成的海军警卫营,营长是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十九期毕业生、鼓山镇后屿人叶玉琦。警卫营475人,抵挡日军一个旅团的进攻,在高昌庙坚守到1937年11月11日,是淞沪会战中战斗到最后的中国军队。史料记录“作战甚烈”“牺牲惨重”。

决心:

“让侵略者记住”

在船政博物馆二楼,一个被子弹洞穿的药盒和一带带有弹孔的海军布雷队制服陈列在玻璃柜内。这些物品的主人叫倪行祺,他出生于福州海军世家,是船政学堂更名后的海军学校航海班第七届毕业生。2008年,倪行祺和家人跨越海峡回到福州,捐出这些珍贵物品。

当年,为破坏日军占领区水上交通线,中国海军组建4支布雷队。倪行祺担任第三分队队长,带领队员挑着水雷,潜入敌后。

布雷前,队员们常在水雷上写上自己的

名字,寓意“让侵略者记住”。特殊的签名方式,代表他们视死如归的决心。

日军闻丧丧胆,对布雷队恨之入骨,抽调兵力严加防范、封锁。中国海军布雷队付出极大牺牲,队员九死一生。倪行祺在布雷时,多次身负重伤。

庆幸的是,布雷游击战牵制了日军军事行动。1940年至1943年,仅长江三个游击区就炸沉日军舰艇179艘。1943年后,日军已难以控制占领区的水上交通线,妄想“溯流西侵”的战略计划被中国军队粉碎。

中国海军还到海外与法西斯“周旋”。1943年,100名海军青年军官前往英美海军受训参战。福州海军学校毕业生郭成森,参加击沉德国最后一艘战列舰“沙恩霍斯特”号的战役、诺曼底登陆战役,因作战英勇,获得与“肯特”号舰长“共进晚餐”的战时最高褒奖,后来还受到英国首相丘吉尔接见。

希望:

大山里有“一片海”

走进中国船政文化园区,一座“L”形红砖

建筑引人注目。这是轮机厂(轮机车间),建于1867年,原有三个车间,呈“U”形,被日军炸毁一个车间后,变成了“L”形。

作为中国重要海军基地,马尾遭日军飞机空袭达107次。在中国海军看来,重要造船设备和生产资料不能留给日本人,也不能白白被炸毁。机床、发电机等庞然大物,在江边装上木排、竹排,沿闽江逆流而上转移到山区,存放在今天的南平峡阳镇。

当时,一台1867年法国制造的插床,就和其他设备一起转移到了南平“避难”。后来,这台插床参加了新中国工业建设,2019年回归船厂展出至今。

战火中,转移的还有海军火种。1938年初,海军学校校舍遭日军轰炸,师生们被迫迁到福州鼓山涌泉寺旁的岁寒寮上课。6月,师生们带着沉重的典籍、仪器,走上西迁之路。西迁经过广西柳州时,材料、书籍均被日本飞机炸毁。10月,师生们到达贵州北部桐梓县,老师们凭记忆将教材写了出来,发给学生。

为激励学生不忘国耻,报效祖国,学校图

书馆门楣悬挂着“雪甲午耻”匾额,围墙上书“制海图强”标语。从1938年到1945年,大山深处这片“海”培养了大量海军人才,保存了海军火种。受进步思想影响的海军学校学生何康、陶炳坤等10余人,还自弃奔赴延安,投身抗日事业。

圆梦:

传承向海图强薪火

马尾是中国船政文化的发祥地和近代海军的摇篮,左宗棠、沈葆楨、萨镇冰等先辈都有一个强海军的梦。船政后裔林永和说,上海滩外曾停靠着侵华日军“出云”号军舰。如今,这里航行着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新航母,名“福建”,足以慰藉先辈。

历经中法马江海战、中日甲午海战,虽然船政早期培养的人才青华凋零,但船政薪火传承不绝,船政学堂的教育模式和教学人才影响深远。福建船政高航学校航空机械专业98名毕业生,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调到航空工业部及各飞机制造厂,我国自制第一架歼击机、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等都有他们的身影。船政还衍生出天津、黄埔等近代海军学校,从萨镇冰到陈绍宽一连十余位海军总长、海军总司令均为福建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达达尼尔海战中,英军一架水上飞机从航空母舰上出击,将敌舰送入海底,海战模式发生剧变,在欧洲观战考察的陈绍宽看在眼里,决心建造中国自己的航母,担任海军部部长时多次提议,1928年撰文说:“(添造)航空母舰一艘,约须2000万元”。“陈绍宽是中国历史上提出建造航母具体计划的第一人。”陈悦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陈绍宽在上海签字接收“宇治”号炮舰等日本投降军舰,洗雪了甲午战败以来的军耻。“宇治”更名“长治”舰,1949年起义后更名“南昌”,是人民海军的第一代“南昌”舰。

“正如这次相聚主题‘缅怀英烈,继往开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民国首任海军总长黄钟瑛嫡孙、今年93岁的黄汉骅说。

初秋时节,罗星塔檐角下的风铃随风而舞,叮当作响。这声音穿越时空,与“通济”舰舵轮的无声诉说共鸣。夜间开放后的船政文化园区游人如织,多维体验剧《最忆船政》等成为文旅新IP,讲述着抗战史,也见证着向海图强的决心。